V 5.
5927
T83

昭代明良錄卷之五

青谿　童時明　編次
海虞　李喬新　錢世揚　校正
三衢　童文龍　繡梓

開國功臣

童時明曰古稱龍興而致雲虎嘯而風烈蓋言王者應運而起則豪傑乘時而奮機固相似也余概國初之名世剏業者善哉王氏元美能推言之也曰姚姒揖遜湯武征誅厥德懋矣功亦選焉然而澤有因漸用惟戡戢輔弼佐命之士五臣十亂次

者夔龍爰逮伊虺載在彝釜炳於旂常天下詩歌而書誦之迄於今不衰若乃兩儀混而乍闢七曜昏而復昭掃百葉之遺腥運九有於兩造巍乎如天蕩乎難名則孰有幾我　高皇帝者乎古稱大人雲蒸龍變股肱心膂奔走禦侮不亦茂乂林林哉是故聯百萬之衆摧陷廓清如六飛在御靡所不被此則中山氏之所以開帝統也批擣磔裂前無衡敵卻掃千里血流漂鹵此則開平氏之所以揚帝威也給漕饋餉軍行無乏創立典章衣被黼黻此則李韓氏之所以熙帝業也推測象緯籌筭帷帳群力自歸獨智潛起此則誠意氏之所以贊帝謨也他若入備鼎鉉之寄出膺干城之托或冠冕藝林或儲胥方隅靡不摧酈躪陸頫絳超灌於乎盛哉第傳世既久中多變更大者叛逆小者不軌於法而爵有永不永者故別言之而分爲世家列傳

徐中山世家

徐中山王達者字國顯鳳陽人也幼負豪氣通韜畧喜談說古兵法與李善長交善時時往來論議善長磬折而下之及　太祖從郭氏起兵開館延賢善長

遂首薦達有大將才　太祖親顧其廬請曰四海荒荒群雄並起特請公共救生靈耳達對曰明公欲救生靈必須掃滅群雄統一天下方可今元勢尚盛徐壽輝張士誠等皆據形勢廣儲蓄難與爭長明公以濠州一郡之兵力而欲取天下不亦難乎　太祖曰昔周居西岐得八百諸侯以伐紂漢起豐沛統六國豪傑以滅楚何者以呂望韓信爲之先也吾雖仁德不及周漢若得賢公仗劍驅掃然後俟有德者立爲君王以繫民望達曰古今定有天下者在德不在强臣請論天下之勢然後定取天下之策今元世荒淫亡在旦夕不足論徐壽輝强而自暴張士誠驕而自奢劉福通行無紀律方國珍偷居自逸明玉珍恃險自滿此數人者皆無志生靈不足與定天下者也當此之時明公能以仁義德行爲心不嗜殺人爲本則天下不足慮矣　太祖已知其能於是復問攻取戰勝之術對曰達聞臨陣決機遇敵發謀如作文變轉豈有定着乎夫上勝者以仁中勝者以智下勝者以勇仁者愛民恤物如視一己故天下人人悅而歸之不戰以致勝也智者先料難易後定權衡坐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百戰百勝也勇者遇敵不怯臨

難不苟戈揮千將力敵萬夫存亡之事在於頃刻故爲下耳若仁智勇三事爲將之道皆不可缺矣　太祖大奇之即置幕下拜爲行軍總管將士皆隸焉達既得其主委心効用歲乙未　太祖出戰爲敵所執敵之帥首亦爲我軍所執達單騎詣敵營以身代　太祖　太祖歸縱敵帥首易達還遂率衆渡江下采石定太平入建業建業城郭完固達喜啓　帝曰自古成功立業類非偶然明公得金陵以爲基本殆天授也於是受命率兵東取溧水溧陽兵至守者不戰民庶咸安明年丁酉達爲大將軍浮江而下水陸並進取京口進攻常州時常州已爲張士誠所據達圍城士誠率衆五萬來援達設伏擒其弟士德士德小名九六梟蟹有謀士誠陷諸郡九六力爲多既被擒士誠氣沮進克寧國揚州達並以不殺爲功明年陳友諒寇我太平欲犯金陵　帝以計誘致之至龍灣徵達率兵來援　帝與友諒戰方合達兵適至奮擊大破之遂乘勝復太平追至池州而還既而友諒復來寇我安慶　帝謀於達曰友諒弑君僭號不滅不止達曰師直爲壯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　帝意遂決自率達將大軍進攻江州拔之獲

糧數十萬定洪都遇友諒於鄱陽湖達身先諸將擊敗其前軍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艘軍威大振我師乘風發火炮火延及達舟敵乘之達搏火更戰　帝急遣舟援達達力戰敵乃退是時友諒氣尚銳　帝慮其結連張士誠窺我金陵而金陵守備單薄非大將軍莫能任乃遣達還建康既而友諒死達率師下廬州獲賊將左君弼是年達率群臣奉　太祖爲吳王達爲左相國率師按行荆湖等處皆不戰而下明年率兵下泰州取高郵淮安淮地既平　帝議討張士誠諸將咸謂士誠兵力未衰宜俟隙而動達進曰張氏驕橫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惟擁兵卒爲富貴之娛耳其居中用事者率迂濶書生不知大計臣奉主上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　帝喜曰諸人局於所見獨汝合吾意事必濟矣即日拜達大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先克其湖州乘勝取嘉禾勢如破竹賊將張虬等逆戰於皂林達計決大全港水渰死賊兵三萬士誠退保蘇州勢已單弱達故老師以待其困圍城數月達自軍中遣人奏事　帝勞籍之甚至賜手書曰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乎

天性且沉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遏絕亂畧消靡群
慝建無前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已今所請事
多可便宜行者而意慮周詳不肯造次有違誠社稷
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與乃古道也自後軍
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書至達愈感激將士人人思
効力逮城下之日達急傳令曰　王有旨軍中不得
擾害居民違者從軍令乃下入其城封府庫秋毫無
犯城中肅然軍以秋霜而民以春雨也降其民兵二
十萬兵民未有以妄殺死者達號令嚴明遇將卒有
恩故人樂爲用所向輒成功是年爲吳元年論平張

上誠功封信國公明年歲當戊申　吳王即皇帝位
是爲洪武元年拜達右丞相兼太子少傅改封魏國
公食祿五千石掛征虜大將軍印率諸將引兵十萬
取大元濱行　帝諭諸將曰爾諸將非不健鬬然能
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莫如大將軍
徐達又謂達曰閫外之事卿寔任之或有孤城小敵
但遣將俱可成功卿則專主中軍策勵群帥運籌決
勝不可輕動也達頓首受命爲諸軍將總師自常遇
春而下無不奉節制焉遂領兵進至山東山東守將
擴廓帖木兒以兵少夜遁擴廓帖木兒者別名王保

保元驍將也達哨知其遁則大喜會諸將曰擴廓退走則各處守臣皆震恐矣山東河南之地唾手可得河北燕京指日定也於是進攻青州濟寧登萊諸郡兵不血刃遂率兵攻河南圍汴梁元人遣將李思齊引兵十八萬來援思齊者亦元驍將也達謂諸將曰城中聞救至必死守困圍無益莫若乘思齊新至擊破之則汴梁不戰下矣於是撤圍西向自率郭英將三千兵迎思齊直搗其營戰不利折兵千餘諸將有憂色達顧談笑自若謂之曰臨鋒對敵豈能保士卒不傷哉吾將以千人易思齊十八萬衆諸將驚問故達曰我輕兵先出者欲彼之虛寔也思齊不知兵法豈可依樹爲柵左積糧草而右出軍乎若以火攻之其破必矣是夜遂以火燒其柵思齊兵焚死者十二萬獲糧草輜重無筭思齊怯走退數百里堅壁於是遣別將當思齊自統大軍攻汴梁汴梁守將聞思齊敗夜遁達入城按堵雞犬不驚捷聞　帝駕幸汴梁復詔大將軍統兵取燕京達謁見　上勞之曰將軍率師征討勤勞於外古人所謂忠爾忘身國爾忘家誠將軍之謂也將軍具毋憚勞爲我驅胡虜益懋乃功達受命統衆北伐所過州縣望風降附遂克河

西進至通州元主聞通州不守集宮妃夜遁北去大軍進至北平城下城中已瓦解達駐兵禁止剽掠燕都市不易肆人民安輯封元宮室一無所犯百姓皆曰曹彬下江南伯顏入臨安不是過也捷聞　帝復詔大將軍總兵取河北諸郡達受命統衆至涿州守臣竹貞聞達至夜遁竹貞者亦元驍將也竹貞既遁由是河間等郡不戰而下遂進攻山西元人復以王保保爲元帥來窺居庸關諸將以燕京爲虛皆勸領兵歸救北平便達曰不然擴廓以元主命率師遠出北平守衛足以捍禦我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批穴擣虛者也遂馳輕騎至太原克其城山西悉平進攻陝西以書招降李思齊竹貞陝西八郡皆下遣使奏捷　帝詔達鎮守拒王保保王保保勇力猶在思齊竹貞之上有兵十萬窺我北平元主欲恃以恢復以故　帝使大將軍備之而命副將軍常遇春爲元帥領兵攻討未幾王保保出吐蕃界侵梁州達大敗之亡何遇春及李文忠相繼總兵皆有功　帝謂北虜可盡滅復調大將軍將兵十萬出西安以擣定西當是時部將有欲括州郡羊馬以供軍用者達曰西北之民

素以畜牧爲生今奉命弔伐本以安民若盡括其所資是殘之矣不聽進遇王保保保保列柵塞以拒戰達兵隔深溝而壘保保潛發兵刼我東南壘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所措敗績達親率兵急擊之敵始退達論斬東南壘指揮將校數人以狥軍中股慄明日復整衆出戰諸將爭奮莫敢不力遂大敗保保兵於川北亂塚間保保僅與其妻子數人遁去然竟不能得王保保保後數年卒於沙漠達以胡德濟失機敗績械送京師德濟泗國公胡大海之子大海事見常開平世家中　帝以其父勞任用守諸暨縣禦張士誠有功　帝特命釋之仍遣使諭達曰胡德濟臨事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乃請朝廷治之將軍效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軍中有犯悉歸之朝廷則將軍之威玩號令不行矣胡左丞之失律正當就軍中戮之足以警衆所謂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若送至朝廷朝廷必議其功過又非閫外比矣彼嘗有救信州之功守諸暨之勞故不忍加誅懼將軍緣此緩其軍法是用遣使卽軍中諭意自今務成克厥愛毋事姑息旣而李文忠獲元主孫歸達遂奉詔班師　帝曰大將軍起兵以來爲朕首將十有六年

廓清江漢淮楚電掃兩浙席卷中原威聲所震直逼塞外自古宣謀效力之臣有過我朝大將軍之功者乎特進左柱國太傅鎮守山陝等處居亡何朝廷置太子官以達兼太子太傅洪武四年命往北平操練軍馬葺治城池濟寧濟南青萊徐州等處悉聽節制六年受命往山西練兵防邊遣使奏請分遣李文忠等分駐北平等處招討殘胡詔從之既而　帝以達久出師遣使賫敕諭之明年達獲故元官屬軍民俱居之塞內八年還京家居恂恂絕口不言兵革事十四年故元平章乃顏不花等寇邊達復掛征虜大將軍印率師逐之出塞十六年班師駐北平巡邊十七年還京有瘡疾　帝賜手敕曰方今九夷八蠻大者畏威小者懷德非將軍忠誠耿耿以勞爲逸何由臻茲將軍功昭上下澤及兵農而於人欲之私秋毫無犯此其明智者乎邇者將軍有瘡疾朕初聞之於心恐焉今喜疾愈特遣此諭意將軍其悅且安故勞十八年二月己未上柱國左丞相太傅中書兼太子太傅征虜大將軍魏國公徐達卒時年五十四歲　帝痛悼罷朝親爲文祭之追封中山王謚武寧賜葬鍾山之陰達從草莽事上小心曲謹及趨朝愈恭慎進

退罔失尺寸　上嘗燕見賜宴强飲之大酣　上命
中官掖至上爲吳王時舊內臥而寐及寤莫知所在
呼問中官大驚卽整衣冠望闕再拜露立待旦趨朝
謝　上殊大喜以故寵遇信任終其身莫與爲比余
又見稗官所記達攻下姑蘇時窺見民間有好女悅
之遣聘百金女家大喜過望及還金陵見　上退而
大悔則又曰北虜未滅豈安樂時耶然業已聘定復
遣使奉百金謝之而及其居功也謙厚不伐　太祖
賜之沙洲一區耕農水道所經家僮據之以擅利達
聞之卽歸其地於官其無私欲持大節類如此達旣

卒　帝念之不置謂群臣曰朕起徒步大將軍爲股
肱心膂戮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羣醜克濟大勳今
邊胡未殄方倚任爲萬里長城之寄而太陰累犯上
將不意遽隕其命朕思盡心國家爲社稷之重安得
復有斯人乃欲有以報之無所用其情耳但著其勳
烈宣於金石使後世知斯人爲國之元勳也遂親製
神道碑稱其平昔言簡慮精方在軍中日延禮儒士
說古兵法及提兵之時令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所
至攻城不屠與人不戲凡受命而出及成功而旋每
不自矜至於封姑蘇之府庫置胡宮之美人財寶無

所取婦女無所愛忠志無疵昭明乎日月命配享太
廟塑像雖籠山位皆第一祖考三代皆封王爵子男
四長輝祖襲封次添國增壽應緒皆　帝賜名位皆
都督女四長　文皇后餘皆王妃建文初燕王率其
三子來朝輝祖密奏臣甥高煦有叛狀宜留京師不
報輝祖日夜與齊黃謀備燕及靖難兵起輝祖以燕
王親故疑不用耿炳文敗輝祖自請將兵乃與兵三
萬從李景隆出戰景隆奔北輝祖軍獨全明年又從
盛庸出兵大戰於齊眉山斬獲獨多朝廷顧以其有
故於燕終不用且召還迫金川門不守燕兵已入城
輝祖猶率家兵巷戰被擒不屈　文皇命授之筆札
書降輝祖大書不降開國元勳子孫免罪而已文皇
念屬椒房宥不殺下之獄竟不食死時年四十　文
皇曰輝祖罪與齊泰等同今既死中山王不可無後
乃以其子欽襲封魏國公欽乞守墓　文皇大怒謫
居中都革其祿米洪熙時還正統十二年卒無子弟
承宗嗣天順七年卒子傅嗣正德十二年卒孫鵬舉
嗣萬曆元年卒子邦瑞嗣十六年子惟忠嗣二十四
年卒子弘基嗣增壽事建文文堂上列銅嘗輸款於燕
建文手刃之　文皇追贈武陽侯謚忠愍後二年加

贈定國公與券世襲子景昌嗣正統二年卒子顯忠嗣十三年卒子永寧嗣成化十七年卒子光祚嗣嘉靖六年卒子延德嗣隆慶三年卒子文璧嗣萬曆三十三年卒子希皐嗣

王世貞曰桓桓中山實爲帥首黃鉞再麾駝金壓紐批漢無堅拉張若朽齊洛角崩燕趙指授玄黃爭屬壺漿慚後廟無移簴室不改蔀永綏舊都啓我元后帶礪常新蟬貂世守

童時明曰中山王爲我朝勳臣第一人求之漢唐宋蓋鮮其儔其功業似韓淮陰其謀畧似李衛國其不殺似曹曾公而其威望隆重忠誠無貳又似郭汾陽睹行事可以槩見乃其冢嗣絀椒房之戚而委心王室身雖饑死氣如長虹嗚呼武寧爲不朽矣

常開平世家

常開平王遇春者濠州懷遠人也生而剛毅膂力絕人善騎射嘗自言吾爲男子能將十萬衆橫行天下時有相之者曰貌狀雄威豹頭燕頷飛而食肉此勇將之形飛雲駕霧萬里封侯之相也元季亂起有志戡定棄家從劉聚起兵每戰必鼓勇當先人遇之無

勿辟易者聚甚信愛之亡何度聚所爲不能成大事
聞我　太祖軍有紀律遂杖劍來歸當是時　太祖
業已整兵將攻采石磯采石磯險要守備甚嚴諸將
莫敢先登遇春請爲先鋒自効　太祖乃掛遇春先
鋒印領前部宿將胡大海心不平則曰寧渠獨能之
於我何奮前奪印請得與較技　太祖曰兩虎安得
私鬬但弩力直前先得采石者予印二將遂分水陸
路進大海由陸路遇元兵接戰未勝遇春乘快船飛
至隔磯數丈握戟竿一躍而上元兵望見者以爲神
遂手斬其大將兵皆披靡奔潰由是我得據采石磯

大海亦心服其能　太祖由是拜遇春爲諸軍前部
先鋒大海居其次大海者濠人初從　太祖起濠右
有勇力善戰與遇春亦畧相當其行軍有三事不殺
人不放火不擄人婦女屢立戰功後以守處州爲苗
兵所害　帝甚痛悼追封泗國公拜其子德濟左丞
第以天下未定未得序次功臣不爲特傳附見於此
遇春由采石磯敗元將蠻子海牙殍獲萬計盡得其
舟艦元人扼江之勢遂衰進兵攻下太平克金陵下
鎮江拔池州常爲諸軍冠然時時從大將軍徐達調
遣方遇春攻池州時達攻常州被賊將張虬圍困牛

塘谷　太祖得報大驚適遇春得勝引兵歸　太祖則大喜曰常將軍來徐元帥無虞矣亟語之故遇春不解甲而往引兵直抵谷口張旗幟鼓譟而進別遣裨將郭英領精兵二千密抄谷後設伏攻亂燒其輜重亂兵前後亂竄圍遂解大將軍無恙初達被困計軍士糧與其下謀曰需十五日救不至吾當伏劍毋爲賊所汚時十四日也拱手謝遇春曰非公來幾不免遇春磬折而言相救之晚死罪死罪由是遂進兵克常州遇春分兵攻寧國時朱亮祖爲寧國府推官恤愛軍民憂勤政治遇春圍寧國亮祖率衆固守攻不下會郡人康茂才納我兵擒亮祖亮祖不屈遇春向已知其能及堵貌狀益壯之謂其下曰亮祖有大將才況臨死不懼實爲大丈夫吾甚愛重之昔張翼德義釋嚴顏乃成收蜀之功吾今義釋亮祖以取江南何爲不可遂下帳親解其縛置上座坐而已顧居下併禮康茂才俱爲上賓兩人遂傾心歸附由是寧國所屬州縣不煩兵而下亮祖後以功佐　太祖封永嘉侯茂才亦多戰功封蘄春侯遇春勇冠諸將常從　太祖征伐輒以身先士卒遇無勍敵攻無堅城從定婺州平江西戰陳友諒於康郎山與其驍將張

定邊三戰三勝彎弓射中定邊左臂賊遂却進圍武昌張定邊奉陳理出降武昌平僞漢將熊天瑞尚據贛州不下　太祖班師歸金陵獨留遇春收服之遇春率兵圍其城凡逾年天瑞不能支乃出降其所統南安南雄諸郡皆下捷聞　太祖賜手札褒諭遇春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也今將軍破敵不殺豈天賜將軍以隆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然也捷書至予甚爲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哉將軍能廣宣威德保全生靈予深有賴焉既而從徐達討張士誠遇春當先擊士誠兵於太湖港內擒其將尹義陳旺至湖州之三里橋又擒其驍將黃寶併獲其元帥胡貴以下官二百餘人擒同僉徐志堅得衆二千進戰舊館賊將潘元紹率赤龍舟屯平望遇春由舊館追襲之縱火焚其赤龍舟軍資器械一時俱盡衆軍散走自是張氏舊館兵援絕饋餉不繼多出降復攻破其山水寨進攻皂林追其驍將呂珍幾及之遇春大呼曰盍早降以圖富貴珍曰降敵非難降敵之心爲難將軍能三中吾戟降未晚也遇春拈弓搭矢三發皆中珍亟下馬拜曰將軍眞天人也敢不降乎凡得其兵三萬遂進圍姑蘇執士誠以

歸論功封鄂國公明年爲洪武元年拜遇春中書平章事鄂國公食祿三千石從大將軍取中原爲征虜副將軍　帝諭諸將曰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軍常遇春吾不患遇春不能戰患其輕敵耳然遇大敵須遇春領前部於是遇春率衆爲諸軍先一戰克青州遂攻河南虜衆五萬列陣迎敵我兵到者纔萬人遇春單騎執弓矢橫衝其陣敵發二十騎橫槊刺遇春遇春一箭中其前鋒應弦而倒餘騎皆散走乘勝縱擊大敗之遇春因自請於達分兵三萬先取洛陽引兵向西進發日晡時方至竟列陣於洛水之北一鼓手斬其大將俘獲無筭城遂下次日入城百姓俯伏言曰我等陷沒胡虜已九十年豈知到今復睹天日欽感有泣下者遇春撫慰之甚至秋毫無犯旁畧州郡汝南之地悉平於是留傅友德守洛陽自將兵來會大將軍居亡何遂與大將軍同受詔北伐元都取河北進攻山西陝西爲諸軍先鋒每戰未嘗不勝生擒元將無數然臨陣決機未有不受大將軍約束者陝西既平　帝詔大將軍駐兵居守拜遇春爲大元帥總兵北伐進克居庸關直抵開平府賊兵望見旌幟者無不辟易兵至

柳川河遇春有疾屯兵不進居半月疾轉劇謂諸將曰吾自興兵以來荷蒙聖恩將十餘萬衆所向無不克捷今無所復恨所恨者殘虜未滅天下未清耳遇春已矣諸君勉事聖君共臻至治是夜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征虜副將軍總兵大元帥鄂國公常遇春卒於軍年僅四十諸將卒無不揮淚大慟者計聞至京

帝撫膺歎曰蒼天不祐去朕一臂矣輟朝七日柩至龍江親臨祭大慟謂羣臣曰朕起臨濠遇春同渡大江先拔采石江東之地次第皆定自是敗死友諒執戮士誠取河洛定燕趙全有中國計其開拓之功以十分而言遇春居其七八斬將先登戰勝攻取古名將未有過之者他日又謂將士曰諸君度誰爲男子者曰常國公所將卒纔萬人而橫行無留陣庶耳追封上柱國太保右丞相開平王謚忠武侑享太廟塑像雞籠山位次皆第二子男三長茂襲父爵改封鄭國公餘俱以父廕位都督洪武二十年茂爲副將佐元帥馮勝征納哈出納哈出有衆十萬佯請降寔欲覘我兵勢勝受其降飲之酒納哈出顧其下語將脫去茂麾下有解胡語者以告茂茂直前縛之納哈出起欲就馬茂揮劍斬其左臂不得去餘衆悉驚潰

當是時馮勝已知幾爲虜所詐而欲脫已罪乃獨歸
答茂遣使奏茂驚潰虜衆當斬械送至京茂備陳所
以降納哈出之故詔併收勝茂罪當死　帝念開平
功釋之安置廣西之龍州以遇春次子昇嗣父爵改
封開國公建文時靖難兵至龍潭昇率兵拒戰不勝
成祖以昇不奉迎乘輿革爵安置雲南之蹄安開
平王弗得嗣昇子繼祖繼祖子寧寧子復弘治五年
敬皇帝采用言官議授遇春曾孫復南京錦衣衛
指揮使奉遇春嗣祀復子紹紹子經經子鳳鳳子玄
振嘉靖十一年玄振由指揮使加封懷遠侯子孫世
襲玄振二十七年卒子文濟嗣萬曆十年卒子胤緒
嗣

王世貞曰桓桓開平有力如羆豈不懷恩眞主必
歸殲諒擒誠若俯拾遺狡矣擴廓晨軍餘師一矢
騰服萬馬皆披靡類北塡遂奪燕支河魁告殞百
身易追

童時明曰常開平豈古賁育之流與何奮身隴畝
當大敵百戰不少挫也乃其戰技豈遜大將軍而
終其身守命令若尺一非所稱勞謙君子耶又聞
其下婺州爲守將時部下有擾民者衢州總制王

愷執而撻之初稍不平及聞愷言而即往謝賈復之於寇恂無是也論者比之唐鄂國余以爲勇畧相當德度盖過之矣

劉誠意世家

童時明曰世家論爵宜先六王而次誠意於徐常之後者不以爵以功也戰勝攻取可獨少運籌帷幄者哉

劉誠意伯基者字伯溫浙之青田人也幼從名儒鄭復初學復初大器之又有鄧甫祥者通術數以其術授基遂通天文地理之要年二十二舉元進士除高安丞元揭曼碩見基謂人曰此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基在燕邸間閱書肆有天文書覽之一過即背誦如流其人大驚欲以書授基基謝曰毋以書爲也已在吾胸中矣之官半載歸尋起江浙儒學提舉元政日亂基自思所學欲從王者起乃飄然棄官隱括蒼時與知交往來錢唐間談說古興王名世之業慨然有意嚮往人未之知也惟西蜀趙天澤知其才器以爲諸葛孔明復出作爲詩文以期之忽一日偕名賢魯道源載酒西湖俄有異雲起西北基瞻視良久徐言曰此天子氣也其下應在金陵不

出十年有王者起我當輔之道源掩其口曰置今上何地耶道源載隱逸傳劉基自是家居杜門著書率皆治世安民之語居亡何方谷珍反海上省憲舉基署爲浙東元帥府都事詔議招捕孰便基謂方氏首亂宜族誅餘黨宜招安方氏懼重賂基不受乃更以其賂賂省院顧准招安駁基議以爲擅作威福聞於朝詔羈管基於紹興是後方氏遂橫莫能制居亡何山寇吳成七等叛行省欲起基都事不果乃檄基使自募義兵拒賊一境以安時義從者多畏方氏殘虐俱從基居青田山中客或說基曰今天下攘攘以全才畧據括蒼併婺州明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因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舍此不爲欲悠悠安之乎基笑曰吾平生念方國珍張士誠所爲乃更效之耶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會　太祖定金陵下括蒼基乃大置酒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適曹良臣薦基有王佐才　上遣孫炎來聘基乃間道詣金陵謁見　上上曰吾以生民塗炭意希援手智陋才凡不克如意久慕高名特請相助今承不棄而來願有所教基對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明公欲應天行道伐暴救民其要只在不貪欲不

嗜殺人而已因陳時務十八策　上曰先生之言寔爲金玉遂留幕下叅密謀拜太史令基數以所學干我　太祖太祖善之常用其策亦時時至基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之從征處州以計賺其將胡深降之我兵日盛陳友諒結連張士誠欲窺金陵引兵三十萬長驅而至其鋒甚銳諸將有議降者有議奔鍾山者基獨不語　上曰先生何無一言基曰先斬議降及奔鍾山者然後可破賊耳　上曰計將安在基曰天道後舉者勝宜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然後伏兵俟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　上曰先生吾子房也乃自將迎友諒友諒竟敗當是時我　太祖尚奉小明王龍鳳年號既敗友諒歸中書省設御座將奉迎小明王行慶賀禮基大怒罵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爲汝輩不識天命遂不果適　上有命召基基遂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亡何基以母喪歸　上手書召起之道經嚴州嚴州守將李文忠適與張士誠相攻基授計破之基未嘗將兵常爲畫策臣時時從　太祖太祖與友諒相拒彭蠡湖基忽急呼　太祖易舟舟甫易坐未定而初乘舟爲賊炮擊覆矣　上嘗使都督馮

勝攻皖城命基授方畧基書片紙授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伏兵頃有黑雲起者是賊伏也慎勿妄動日中後墨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此賊歸也即啣枚躡其後急擊之賊可盡擒矣衆初莫肯信至夜半詣所指地果有雲起如基言衆以爲神莫敢違竟擒賊拔城而還既又與　帝密定策取張士誠時　帝已爲吳王有人上書稱頌功德謂宜及時爲娛樂　上以示基基曰是欲爲趙高也其人竟獲罪抵法戊申歲　上即皇帝位欲重爵基秩比公侯基叩首固辭臣未嘗有汗馬之勞幸從陛下列侍從懼不免於愆過常用兢兢何敢言爵　帝重違其意乃止封誠意伯食祿二百二十石太史令如故基率其屬以所定戊申曆進又與李善長等詳定曆律命令未幾進御史中丞初置太子官以基兼率更令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凡所制作基多建白論列是年　帝命將北征以定天下基獨與密謀多所指授亡何河南平　帝巡幸中州命基與李善長留守京師且敕基督察奸惡以清輦轂中書都事李彬素附善長竊弄威福事覺善長託基緩其獄基不聽竟遣人奏請誅彬時大旱禱雨而誅彬之報適至善長

曰今方禱雨可殺人乎基曰亢旱爲災正此輩所致
斬李彬天必雨遽命棄市善長大憾基及　帝還善
長遂言基專恣　帝不聽適　帝以他事責善長基
爲　帝言善長舊勳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
害汝汝乃爲之地耶汝之忠勳足以任此基頓首曰
是如易柱必須得大木然後可若　小木爲之將速
顛覆以天下之廣宜求大才勝彼者如臣駑鈍尤不
可耳　上怒遂解亡何基以妻喪乞歸居數月　帝
手詔召基詔曰爾昔從朕於羣雄未定之秋居則匡
輔治道動則仰觀天象察列宿之度驗日月之光指
示三軍往無不克今天下一家爾當疾至同盟勳册
庶不負昔日之多難但着鞭一來朕心慰矣基至京
詔贈基祖父爵皆永嘉郡公又欲授基爵基固辭曰
陛下乃天授臣何敢叨天之功聖恩深厚榮顯先人
足矣因留侍左右　帝與侍臣論待大臣之禮基曰
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請詣密室自裁未嘗鄙辱
之因取大戴禮及賈誼疏以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
夫所以勵廉恥而君臣之恩義兩盡也　帝深然之
洪武三年初置弘文館以基爲弘文館學士洪武四
年丞相李善長乞致仕　上欲以楊憲爲丞相問基

問所以可相基素與憲厚以爲不可　上惟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又問胡惟庸曰此小犢耳將僨轅而破犂矣　上曰吾之相無踰於先生基頓首謝曰臣非不自知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爲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顧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然　上竟相憲廣洋基乃請老賜歸田里居有頃　帝復念基遣使致書所以慰籍之甚厚又問天象基悉條答以爲霜雪之後必有陽春急湍之下必有深淵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之以寬時　帝求治太急刑法頗煩重故其奏及之　帝以其奏付史館洪武六年右丞相汪廣洋以異愞怠政黜爲叅政　帝手詔召基命基以恒言釋諸經要義使人人皆得通其說而知聖賢之意旨基釋以進賜名羣經類要復授御史中丞基慷慨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知無不言不以利害怵其中時左丞相楊憲專横不法以御史劉炳爲鷹犬基發炳奸狀　帝怒併憲皆伏誅未幾基以疾辭歸　帝復以胡惟庸爲丞相基聞之大慼曰使吾言

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由是杜門家居不復言朝廷事而惟庸憾基殊甚常欲中傷先是基嘗以甌括有淡洋隙地頑民負販爲盜請於朝

帝爲立巡檢司會處州之宿吏持郡縣事匿不以聞基令長子璉奏聞惟庸喜得間亟行之及逮至所奏吏因奏基始啚淡洋爲墓地民弗與故奏設巡司寔欲逐民以得地惟庸具言於　帝帝以基勳舊勿問惟庸欲下璉獄　帝不聽敕璉歸抵吏以法基乃入朝引咎遂居於京師亡何疾作惟庸以　上命挾醫來視基飲其藥疾轉劇　上令給驛遣使送還鄉至家一月資善大夫護軍軍師御史中丞太史令誠意伯劉基卒時洪武八年夏四月丁巳也年六十五歲基且死命其子曰胡惟庸必敗今渠在我欲奉遺表無益也日後　上必思我待有問當爲我奏以爲脩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爲政寬猛當如循環耳諸要害形勝之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幸聖主留意訃聞

上親製祭文遣使臨祭後洪武十二年御史中丞涂節言基乃惟庸毒死汪廣洋宜知狀時廣洋復入爲右丞相　帝以問廣洋廣洋爲惟庸力辯　帝以廣洋欺紿貶居海南廣洋自經死明年惟庸遂以謀

逆伏誅惟庸廣洋及憲相繼敗　帝乃不復置丞相以基曩所言驗若龜卜愈念基不置遂以其子襲封誠意伯食祿如舊基與宋濂俱以文章爲當代稱首而基之文章掩於功業所著有郁離子覆瓿集寫情集犂眉公集等書子男二長名璉次名璟二子嘗侍父入朝　上奇之曰阿璉明秀阿璟凝重伯溫有子矣璉任江西叅政襲父封亡何卒詔璟承襲璟讓兄子鷹璟偉貌豐髯論說英侃　太祖愛之欲令在左右倣宋制授璟閤門使且金書除奸剔佞四字於鐵簡授之令糾正不法者時都御史袁泰奏事忤旨璟當大廷擊其項舉朝憚之咸欲其遠去鷹陞谷王府長史之國宣府靖難兵起璟隨谷王還朝獻十六策不能用以疾辭歸　文皇登極璟臥家不起　上欲用之詔以逃叛親王逮至京臨行親友舉餞戒之曰　皇上英武何止唐文皇先生忠良允爲魏徵可也盍承順天心不宜自底刑劇璟瞪目曰爾謂我爲魏徵耶一身事二主何面目見先人於地下吾死生之分已決矣至京授以官不受對　上語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箇叛字遂收下詔獄一夕辮髮割經死　上大怒併革鷹爵誠意伯弗嗣永樂

五年詔求　太祖御製文集基曾孫貊進　高皇帝
賜其祖手詔八道祭文一道賜貊鈔五錠景泰中錄
基耳孫與顏孟二氏後並爲翰林博士弘治五年吳
仕偉建言誠意乃功臣其後不當爲博士於是改授
其九世孫瑜爲處州衛指揮使正德九年追贈基太
師謚文成誥曰劉基學爲帝師才稱王佐孔明之任
豈間人言敬輿之謀不負所學占事考祥明有徵驗
運籌畫計動中機宜渡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
受爵能讓懷辭金蹈海之風成功不居從辟穀封侯
之請可謂明哲允矣清貞嘉靖十八年用刑部郎李
諭言以指揮使瑜嗣封誠意伯二十年卒孫世延嗣
萬曆三十五年卒孫藎臣嗣
王世貞曰英英劉公卓識朗詣洞往千古知來百
世人謀鬼謀生天生地力贊安攘默抒眞秘揣敵
陰符懸棲兵氣定鼎卜洛仰裨大計相排雖切主
恩無替返駕青田遺榮芝桂
童時明曰余讀劉公郁離等集有味哉其言之乎
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詳次如此方指示異
雲之初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之際必待聘而
起卒從　高祖贊佐剏業功成身退智謀豈出留

矣下哉然能辨胡惟庸之奸而不能弭毒藥之投豈其所謂疾惡太嚴乃致已甚之亂耶嗟呼劉不死則胡不亂寢奸銷變詎不以人哉

李韓國傳

童時明曰韓公不永其世而敘次於此先李鄧世家者亦以功臣言也漢之定元功位次而首鄼侯也不有鄂千秋之言在乎

韓國公李善長者定遠人也從田間起有大志能熟國家典故元至正甲午謁見　太祖於滁陽留掌書記議軍機甚見信用　上一日問曰天下何時定乎善長對曰漢承秦亂高帝起布衣不嗜殺人五載而成帝業胡元暴酷視秦尤烈主公濠產去汴不遠與高祖同受山川正氣能法其所爲天下不足定矣　上深然之命爲帳前參謀任用將吏多訪於善長　上謀立大將專掌征伐難其人問善長善長對曰夫爲大將者仁信智勇嚴缺一不可公欲命將必也其徐達乎達卒爲大將　太祖有天下多其功善長之力焉既而　上從容謂善長曰漢祖所用者三傑卒有天下今大將軍徐達智勇或可方信先生可當蕭何張良乎對曰臣安敢望良明公不以臣不才而猥

以臣供軍士之役謹給饋餉竊以何自勉爾已而
上得和州爲和陽軍將總管威名日甚諸將多忌謀
讒毀善長力爲之調護多委婉卒用和輯軍士多暴
橫殺人 上命善長爲榜文戒敕遂不敢肆已而克
太平署善長爲帥府都事克建業進江南行中書省
參議當是時 上領兵略地無有寧日初得城郭儲
蓄未廣善長常留居守轉給軍食未嘗乏絕亡何進
參知政事明年遂拜右相國江西湖廣平善長議兩
省魚課歲可得穀一百餘萬石用以資餉丙午招降
李濟得兵萬餘輜糧稱是 上爲吳公進吳王封善
長宣國公進左丞相先是元尚存 太祖因之至是
始立百官禮儀俱尚左故改善長左相國而以徐達
爲右已而始蘇將平善長率羣臣上表勸進歲戊申
上遂即皇帝位拜善長左丞相進少師是年 上
幸汴議定都又議取元都善長皆留守凡官儀服色
律令郊廟官制朝賀及祭享諸神禮儀皆善長所定
二年春奉命監修元史編祖訓三年議征沙漠置司
農司於河南制存恤祿禁淫祀是歲病會大封功臣
上諭諸將曰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久常給
足軍食功甚大宜進封大國於是特授開國輔運推

誠守正文臣太師左丞相封韓國公食祿四千石給世券明年請老致仕賜臨濠墳地宮殿敕善長留鳳陽督民墾田又明年子祺尚臨安公主　帝嫡長女也爲駙馬都尉洪武七年敕善長諭諸屯田勸農事八年有論善長父子負恩久失朝參者　上置勿問十三年丞相胡惟庸謀逆併毒死劉基事覺善長以弟存義與惟庸姻家往來或請誅善長　帝曰朕初起兵時李善長來謁軍門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一多諳練老成所言甚合遂命參謀贊畫功成爵以上公位以太師以女妻其子此吾腹心股肱吾不忍罪之其勿問第終不能無疑於善長也善長遂以年老養病奏還原給儀仗戶二十家詔以善長理御史臺事善長奏上文官贈蔭例二十三年肅清奸黨坐善長罪不問會星變其占爲大臣災　帝大殺京民之怨逆者善長請免其黨數人由是　帝大怒遂賜自盡時年七十七歲　帝念其舊勞仍命以禮葬之厚恤其家子祺置之江浦後卒於置所孫茂爲指揮僉事俱奪爵既而虞部郎中王國用爲善長上書曰臣聞君親無將春秋誅意臣子事嫌於不執固天下之所共誅幽明之所同憤者也然於事嫌不執之

中辨析幾微之際此禍機之所不惻骨肉之所難言者惟明主能察焉竊見太師李善長與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爲開國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族里皆被寵榮此人臣之分極矣志願亦已足矣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矣若謂其自高不軌尚不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揆之事理大謬不然人情之愛其子必甚於愛其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豈肯僥倖萬一之富貴哉善長於胡惟庸則弟之子之親於陛下則子之親豈肯舍已之子而從兄弟之子哉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事亦不過勳臣第一而已太師國公封王而已尚主納妃而已豈復有加於今日之富貴者乎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恨莫不身爲韭粉世絕宮汚僅保首領者幾何人哉此善長之所熟見也而謂其智不及此乎陛下亦何取於善長而烈之也又其子視陛下託骨肉至親無纖介之嫌何得忽有深仇急變大不得已而謀哉凡爲此者必有深仇急變大不得已而父子之間或至挾以求脫禍曷全耳未有平居安然都無形迹而忽起此謀者也此理之所必無也況年邁摧頹精神倦矣曾謂有血氣之强暴動其中哉若謂天象告

變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亦非上天之所欲也今不幸已失刑而臣懇切求一明之猶願陛下作戒於將來也天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又何如哉臣恐四方之解體也始者側聽私室引耳朝端意謂羣臣豈無忠智左右近侍必有爲陛下言者公卿大臣必有爲陛下言者臺諫御史必有爲陛下言者乃今卒無一言及之臣恥立於聖明之朝而無諫諍之士臣所以忘其踈賤冀陛下之感悟臣甘就鼎鑊無所復恨疏入不報或曰此疏解縉代作善長爵竟弗嗣

王世貞曰堂堂韓國國之老成託契藩幙遂冠時英蕭規喬謨是殫是憑開物創典允爲法程惜哉就殂上應祲冥

童時明曰李韓國之從我 祖起草莽也以漢高期 太祖而以蕭何自期卒奇大將給餽軍食創制度定律令乃無媿文終哉及名成功立不能奉身以退至胡黨之疑而猶坐臺理事終於嫌死嗚呼寵利居成功蓋自古戒之矣

李岐陽世家

李岐陽王文忠者 太祖姊子也旰聆人生十歲喪母其父貞携至滁謁 上上與議論多奇語甚愛重

之賜姓朱氏名文忠至正丁酉以舍人統兵拔池州明年下太平破苗獠於於潛進取嚴州授都指揮領帥府事守嚴州嚴州界桐江新城爲張士誠之境文忠厲兵抹馬雄視上遊士誠不敢窺己亥率兵取浦江禁焚掠示恩信民大悅會胡大海兵共攻諸暨拔之庚子士誠遣將入寇文忠破之於碧雞塢又破於胥口遂克分水新城陞同僉樞密院事辛丑拔廣信擒李明道明道驍勇善戰文忠一鼓生致之威聲大震陞浙江行省左丞當是時　太祖大軍攻武昌拒陳友諒士誠乘虛窺我嚴州率兵二十萬寇新城新城告急文忠旦日馳百里赴援或言賊衆莫敵文忠曰以衆則我非彼敵以謀則彼非我敵八千謝玄破八十萬符堅庸非衆乎遂下令曰賊衆而驕我少而銳可一戰擒之輜重皆汝等有也於是我軍大奮無不一當百文忠策馬挺鎗先入破其中堅賊衆披靡斬首數萬士誠爲之奪氣是役也文忠兵止萬餘而破敵二十萬　上聞之喜曰文忠眞奇功也賜名馬御衣以旌之明年詔往淮安會議城守事宜多所裁定逾月還鎮歲丙午　帝遣徐達等攻湖州遣使會文忠文忠遂率衆直下錢唐江攻拔杭州執其將劉

震蔣英文忠入宿於城上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釜即斬以狥由是內外帖然民不知有更革事凡得兵三萬糧二十萬有奇馬六百匹杭州破姑蘇絕援士誠遂成擒詔加浙江行省平章政事鎮杭嚴等處命復姓李氏洪武元年拜元師引兵十萬伐方國珍取浙東之地文忠進兵一鼓而破其十寨會湯和遺書會兵國珍益懼遂出降得其器械舟楫以萬計於是進與湯和合兵征福建長驅至延平諸郡皆下班師凱旋歸金陵朝見　上甚慰籍之文忠每戰輒建奇功　帝甚知其能第以甥故特留衛車駕不遣提兵迫副將軍常遇春卒於軍　帝難其代念獨文忠有奇能可當常將軍遂拜文忠大元帥掛征虜副將軍印代領[illegible]之衆北伐文忠至軍號令嚴明士卒畏服虜衆圍大同報蠭午文忠召諸將語之曰吾與若等受命而來閫外之事有利於國專之可也今大同受圍若候進止吾恐敵愈盛難制最失機會衆皆然之遂過雲中由代州出鴈門次馬邑遇虜一戰擒其平章及四大王降其兵萬餘元人遂瓦解無復向南意捷聞　帝以虜可剿滅復命文忠由萬全出野狐圍應昌當是時元主在應昌城中

聞文忠大兵至驚死太子率兵夜遁獲元主孫買里八剌并后妃宮嬪及宋元玉璽圖書文忠以湯和守應昌自將北追元太子至歌麻嶺軍士渴無水文忠仰天祝曰大明爲天下驅胡元兵至此祈天降水以濟三軍之渴祝畢少息忽文忠所乘馬以蹄跑地深至三寸許水泉湧出軍士踴躍懽呼拱手稱慶行三日至紅羅山遇元兵依山爲寨是夜以火燒之虜焚死無筭元太子單騎走大衆過紅羅山不見元兵遇角端遂班師論功封特進右柱國曹國公領大都督府事洪武四年受詔往北平山西練兵防邊既而召還五年掛左副將軍印率兵自居庸出應昌征王保保兵至溫口虜聞之夜棄營遁獲其牛馬輜重無筭遂進至哈剌莽來虜部落驚潰復進至臚朐河文忠諭將士曰兵貴神速宜乘勝追之千里襲人難以重負於是命部將守輜重自領健卒萬餘人持二十日糧兼程而進至土剌河虜將蠻子哈剌設陣以待文忠奮勇戰數合虜稍卻復進至阿魯渾河虜兵益衆搏戰不已文忠馬中流矢急下馬持短兵接戰既而奪騎於虜乘之策馬橫槊麾衆更進於是士卒鼓勇皆殊死鬬虜遂敗走獲人馬萬計追至青海虜兵又

集文忠勒兵據險椎牛饗士縱所獲馬畜於野示以閑暇居三日虜疑有伏不敢逼乃遁去文忠引兵還六年遣駐北平相機招討殘胡七年克大石崖斬故元宗王朶朶失里復追敗胡虜於豐州八年北平練兵備胡九年往延安防邊伯顏帖木兒入寇大破之俘其衆伯顏帖木兒降十一年詔往河州臨洮等處整治城池督理軍務邊境事宜悉從節制十二年還掌大都督府事十六年兼領國子監諭之曰國學爲育才之地公侯之子弟咸在焉雖講授有師資然貴游子弟非得威重望臣以涖之則恐怠於務學故特命卿兼涖其事必時加勸勵得有成就乃爾之功文忠頓首受命明年征北將軍左都督曹國公李文忠卒文忠器量沉閎人莫測其際臨陣蹈厲奮發奇謀東征西討建立殊勳雅性好學飭躬禔行晚領國胄恂恂有儒者風追封岐陽王謚武靖御製誥語有曰四夷來庭厥功居多小心勤慎始終如一其於甥舅之情君臣之義可謂能兼之塑像祀雞籠山功臣廟次位第三侑食高廟子男三人景隆增枝英秀皆帝所賜名景隆嗣封曹國公建文初北平兵起拜征虜大將軍總兵北伐戰敗永樂二年收下詔獄禁錮

四十餘年而卒文忠爵革弗嗣弘治五年以言官議
取其支孫璿授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奉文忠嗣璿子
濂濂子性嘉靖十一年性由指揮使準常遇春例封
臨淮侯亡何卒無子叔父沂得封臨淮侯十五年卒
子庭竹嗣萬曆二年卒子言恭嗣三十五年卒

蘇伯衡曰　皇上統一萬方羣材輻輳共爲帝臣
傑出其間受上將之任者固非一姓至其生建國
爵死啓王封者僅四臣焉徐中山常開平鄧寧河
而王其一也彼三王者功業懋矣視王之不殺而
城降不殺而人歸則有間矣且僞周之滅由王覆
之新城元祚之終由王殿之應昌遠若西番之地
無不涉歷而疆理焉所謂有以服人於智力之外
而勳蓋一世者哉

王世貞曰有卓岐陽英武夙章作鎮於嚴嘐虎是
收擒梟下雄斷臂扼扼吭北逐亡胡至止應昌名
王閼氏纍纍就降振旅敷文禮讓煇煌

童時明曰岐陽之爲將也有武夫所不能行者數
事保全鄭義門家師事老儒胡翰代償吳沉追俸
既貴而改葬其母則括髮跣哭如初喪時豈勉强
云乎哉又他史載其諫伐高麗又諫宦者太盛語

俱卓然盖庶幾有國士風矣

鄧寧河世家

鄧寧河王名愈者虹縣人也狀貌魁梧有勇力智畧過人元季壬辰歲兵起愈父兄散家財聚衆自守亡何相繼死衆推愈共事之愈年甫十六遂嚴號令信賞罰軍士畏服有衆數千聞　太祖起義率其衆來歸充行軍總管從渡江克采石下太平每戰必挺身破敵與徐元帥以奇兵擒元將陳也先定金陵率兵畧定廣德遂陞元帥守廣德亡何移鎮宣州取徽州進克婺源轉僉書行樞密院事克建德路以兵徇下浙西之臨安大破吳人於閑林寨歲庚子于光以饒州來附　上以其地界陳友諒難其守乃以命愈謂愈智勇足敵友諒也遂拜愈江南行省參政兼僉院總制各翼軍馬由是襲破浮梁取樂平饒州之境悉定進取江西鄧克明據撫州素號狡猾詐降愈挺鎗趨入城克明不及爲變遁去江右以寧敕授愈江右行省參知政事鎮洪都居亡何陳友諒悉兵來寇洪都時江水暴漲寇舟直抵城下城中兵止數千愈悉力守禦友諒攻計百端城中隨機應變終莫能破圍城兵稍懈愈開一角出戰斬其平章樞密砍殺數百

人賊稍却相持三月既而　上率大兵至友諒乃引去當是時愈以孤城禦强敵賊十萬衆乃不能破我數千兵愈之力也居亡何新喻土豪鄧仲廉聚衆數萬大肆刼畧愈調兵破之擒獲殆盡又進兵會常將軍平臨江十洞諸山寨圍贛州降熊天瑞平南安南雄討熊鼎臣於安福詔進愈江西右丞相湖廣行省平章事移鎮襄陽　上賜書曰汝謹法度施惠愛無罪者勿妄殺有罪者宜詳審古良將以仁義爲先勇畧次之汝勉焉我無西顧之憂矣楚地西抵巴蜀北控河洛烽煙相望新附之民未有定志愈鎮而撫之民懷其惠軍忘其勞遐邇悅服洪武元年拜御史大夫太尉統領襄陽等衛官軍征取淮漢迤北未附州郡又取南陽生擒蔡國公等上將二十七員俘獲軍士一萬五千人隨下隋州取金商鈞房二年拜征虜左副將軍從大將軍平秦隴明年論功封衛國公食祿三千石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命往襄陽訓練軍馬運糧餉以給軍又明年掛征南將軍印討溪洞蠻夷平之籍其民一萬五千將集士卒四千五百四十人七年遣鎮北邊八年往陝西董兵屯田九年吐番所部隅烏思藏進貢使者奪其輜重詔改愈征西

大將軍統兵進討愈至西番分兵爲三道併力齊入覆其巢穴窮追至崑崙山斬首不可勝計俘男女一萬口馬五千匹牛羊十三萬明年十月班師至壽春征西大將軍右都督太子太師衛國公鄧愈卒於軍追封寧河王謚武順侑享　高廟塑像雞籠山功臣廟位次第四子男一名鎮嗣爵改封申國公洪武十九年拜征南大將軍討平龍泉等處山寇二十年從馮勝討納哈出永樂朝爵革弘治五年授愈玄孫炳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奉愈祀炳子繼坤嘉靖十一年加封定遠侯二十年卒子祖錫嗣四十年卒子世棟嗣萬曆十六年卒子紹煜嗣

王世貞曰烈烈寧河有燁其眄遇大則勇無衝不先始畧江淮遂平漢沔勃律收虹崑崙日霰中道奄淪八州流唁

童時明曰史稱鄧衛公器量宏偉沉毅簡重謙恭慎密孝友純備臨敵不懼有功不矜禮賢下士寬惠愛人廣德宣城徽寧饒撫南昌襄陽八郡之民皆懷其德信斯言也倘古所稱儒將非耶余之徽寧二郡有衛公祠果然其有寇雍奴之風者哉

湯東甌世家

湯東甌王名和字鼎臣鳳陽人也幼與　太祖爲鄉曲交厚爲人卓越有奇志元至正壬辰率壯士從郭子興起兵已而　帝爲郭氏館甥和遂委心推翊爲萬夫長攻滁有功授行軍總管乙未　帝取和州諸將多顧望和獨恭謹奉約束　上亦推心信任從下采石定太平擒陳也先臨陣果敢堅忍未嘗挫衂已而分兵取溧水句容克之明年從定金陵佐徐達取鎮江陞元帥轉同僉樞密院事率兵狗奔牛呂城明年破陳友諒進平章張士誠弟士信寇我長興和率師往救虜其士卒八千馬五百匹丁酉破張士誠取江陰守江陰凡十年防禦周密屹爲東藩保障丙午與諸將伐吳下姑蘇陞御史大夫兼太子諭德當是時方國珍據有溫台慶元業已遣子入質尋復疑貳和督諸軍征之國珍窮迫逃匿海島和遣人諭降遂平浙左乘勝六下福州閩將陳友定驍勇多智詐令副校來降窺我虛實和收戮之計遂沮由是與李文忠合兵進討首拔延平延平守將自焚死和令人於灰燼中覓骸骨禮葬之馳諭郡邑不數日相繼納款謂湯將軍不負死將寧負我生降者哉以和於行軍倥偬之際肯收葬骸骨故也福建平獲陳友定械送

京師明年從徐達北征進拔河中入潼關趨鳳翔取
寧夏定東勝大同宣府論功封中山侯洪武三年
帝遣使諭蜀明昇不奉詔將伐之難其將以問劉基
基對曰湯和才器老成堪爲大將乃拜和元帥總兵
從南路攻瞿塘關一戰克其歸州屯兵大溪口會副
元帥傅友德從陝西入蜀以竹牌投漢陽江下流和
得報乃奮力前進遂與瞿塘關守將大戰破之得過
關與廖永忠分兵進比至成都明昇已乞降遂入城
安撫禁戢將士秋毫無犯四川悉定五年統兵征甘
肅七年還京八年遣鎮北邊九年駐兵延安防邊十

一年進封信國公十二年練兵臨清十四年拜征虜
左副將軍佐徐達征故元平章乃顏不花等十七年
巡視海道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海上諸城十八年
率兵平五開山洞諸蠻俘戮四萬餘人十九年師還
命鎮河南二十一年以老乞歸俾建宅第於鳳陽已
而　帝召見謂之曰日本小夷屢擾瀕海之民非老
成持重者不可遣念獨惟卿卿雖老强爲朕一行視
地要害築城增兵以固守備和受命歷閩越沿海築
城數十而歸敕賜還鄉明年來朝得瘋疾留京師是
日　帝即幸其第視之手爲撫摩賜安車入殿廷後

七年左都督左桂國信國公湯和卒追贈東甌王謚武襄侑食　高廟塑像功臣廟位次第五子男四長襲公餘皆衛所千戶永樂朝革公爵弘治五年授和六世孫紹宗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奉和祀嘉靖十一年加封靈壁侯十四年卒子佑賢嗣三十年卒子世隆嗣萬曆十四年卒子之誥嗣三十年卒子國祚嗣

方孝孺曰昔王之歸鳳陽也　高皇有餞賜之敕其甍也有祭誄之文　帝稱其智勇過人聖情深厚矣然一時羣公多先物故而王獨享壽考以令名終斯固保身之有道而始終不倦可謂盛也已

彭韶曰堂堂襄武沛豐故人從下江東奄起甌閩摧堅撫順弔伐用申釋兵以老情寄彌親功宗元祀李鄧其倫

童時明曰湯信國豈非所謂福將也者余如陪京謁功臣祠得睹六王像類大都魁梧奇偉爲烈丈夫然特英發耳槩未嚮顏也若鬚眉皓白儼然爲國老臣則獨信國一人焉夫信國歷胡藍之難諸將後死者多不免而彼獨不染於詞福壽駢臻完名令節果何術致然載考史所稱述謂其入聞國論一語不洩行師授任奉詔即行斯忠誠懇篤固

凝受多福之本也與

沐黔寧世家

沐黔寧王名英初名文英定遠人也年十歲而孤父光與　太祖相友善　太祖憐英孤收養爲巳子賜姓朱及　太祖巳定金陵英年十九矣有勇力善騎射　太祖每令隨軍侍衛遇元將蠻子海牙橫矛而來英彎弓一發中海牙頸梟其首　帝大奇之召謂曰若驍勇乃爾吾不忍沒若姓其改姓沐異日立大功成大用得顯若祖父英唯唯遂以沐英爲親軍指揮使充前將軍常從征伐從徐元帥討張士誠爲前部先鋒攻姑蘇入其城士誠走後園梧桐樹下爲雉經英一箭射斷所繫絲條執士誠以歸明年爲洪武元年拜英副將軍從李文忠伐方國珍多戰功復從北伐三年陞都督僉事尋進都督同知鎮關西十年充征西副將軍伐蕃部川藏抵崑崙山俘虜爲多論功封西平侯十一年征西番還鎮關中明年征洮州獲納隣七站之地歸於職方又明年元脫火赤愛擾邊總兵征之經寧夏歷賀蘭山涉流沙至虜營擒之還鎮十四年從徐元帥討乃顏不花英領兵出古北口獨當一面克嵩州銓寧諸部過驢駒河獲知院李

宣併其部衆而歸明年拜副元帥佐傅友德征雲南故元孽梁王至湖廣與友德分兵自顧獨當其險乃由貴州進遇梁將一戰力斫其前部射殪上將軍遂至普定城會友德駐兵白石江將發適大霧迷天咫尺不辨友德欲少駐俟霽英曰此正天賜我成功也宜乘霧進兵占江岸蠻兵必不覺一鼓可以破之矣友德然之遂率兵進比至霧始開梁王大驚曰明兵從天降也何來之速若此我兵渡江登南岸英請於友德自領精兵一萬馳至雲南城下三戰三勝力斬二將克其城次日友德方至英整兵迎友德入城友德撫英背曰沐將軍英雄非友德所及也英與友德在雲南屢征烏撒等夷相繼降附 上遣使敕勞曰卿等提兵深入振揚國威席卷長驅掃碧雞而撫金馬檄定百蠻威加八譯將軍之勞至矣欲勞以罇酒遠不能及特以朕心勞之尚勗之哉十六年班師凱旋論平雲南功英第一遂命鎮守雲南英奏請置屯田 上手詔荅之曰屯田之政可以舒民力足兵食邊計莫善於此其亟行之居亡何緬蠻叛結砦於摩沙勒英遣兵擊破之二十一年思倫發悉舉其衆號三十萬象百餘隻復寇定邊欲報摩沙勒之役勢甚

猖獗新附蠻夷陰相連結咸蓄異心英知夷人反側欲以威懾之乃謂衆曰百夷憤摩沙勒之敗乃敢大舉入寇夫兵憤者必敗若等但努力殲之必矣乃率驍騎三萬晝夜兼行凡十五日抵賊營與之對壘先出輕騎三百挑之百夷以萬人驅象逆戰我軍注矢連發矢中象膝什地追射殺其酋長諸軍乘勝鼓譟衝突其陣賊衆遂卻英復集將佐告曰定邊被圍已久今不即破賊則定邊失守賊之所恃者象耳畧以騎兵與之挑戰已不能支吾知其無能爲也乃下令軍中置火銃神機箭分爲三隊候象進則火銃以次

而發明日臨陣英復令將卒曰今深入寇境與之相持勝則生敗則死吾輩受上深恩報德成功正在今日吾與若等約有功者必賞退衂者必斬於是諸將皆奮勇欲戰賊悉衆出營其酋長皆乘象象皆披甲衝突而前我軍矢石俱發聲震山谷象皆股慄奔潰直擣其柵寨遂縱火焚其巢穴賊黨有昔刺者素號驍勇復率衆死戰英乘高望見我軍左隊小却亟傳令馳斬隊將隊將奮呼突陣衆隨之無不一當百賊衆大敗斬首三千餘級俘萬餘人象死者過半生獲三十有七餘賊逃潰我軍追襲之賊連日不得食

死者相枕籍思倫發遁去英遣使奏捷還師雲南所過郡邑百姓爭持牛酒出郊迎勞英慰諭而遣之未幾復遣部將甯正率兵會傅友德討東川明年入朝賜宴於奉天殿賜黃金五百兩白金五千兩鈔七萬五千貫文綺百疋別賜鈔五萬爲鳳陽建第費既而諭之曰朕聞雲南諸夷心服於爾宜亟回以安之遂還鎮後三年聞懿文皇太子薨哭之失聲先是孝慈皇后崩英慟哭成疾至是疾復作以曩者收養宮中馬皇后育之如母而皇太子視之若親弟也寢疾愈甚是年六月丁卯征南將軍西平侯沐英卒於鎮年四十八歲訃聞　帝哀感不勝輟視朝親製文遣祭令其子迎喪歸葬於江寧之長泰北鄉追贈黔寧王謚昭靖侑享太廟塑像功臣廟位次第六英爲人寬洪沉毅臨事果斷凡得賞賜悉以給將士故能得其死力其鎮雲南也簡官僚修惠政建學校治水利墾田至百萬餘畝軍食盈足恩威並施教化大行雲南自古未沾王化而今始爲樂土英之力也長子春次晟春嗣爵鎮雲南建文元年卒晟襲鎮永樂四年安南黎利反拜晟征南副將軍佐張輔進討有功進封黔國公　成祖亦以英爲孝慈育子故加封之也正

統初受敕征麓川思任發卒於軍謚忠敬子斌嗣斌
子琮琮無子庶弟昂入嗣昂子紹勛紹勛子朝輔自
斌至朝輔俱以征南將軍鎮雲南生加宮保歿贈太
師太傅朝輔二子融鞏嗣封相繼夭弟朝弼以都督
同知嗣隆慶五年坐法免子昌祚嗣

王景曰皇明以神武定四方必資翊運之臣至於
內托肺腑而建丕績一舉而開闢闢再奮而運斗
樞三厲而定西徂南翊亮之功若此此　皇上所
以始終垂眷於黔寧也嗚呼忠孝昭於身功德著
於時生之榮死之哀宜矣

彭韶曰於維昭靖早育潛宮智勇自奮克叙戎功
戰守方隅闔寄攸崇南夷元孽拒命弗通一鼓平
之百蠻率從即彼開府以錫世封

童時明曰黔寧之於潁國猶開平之於中山也功
足相方而黔寧之死獨以哭母后儲君其忠孝之
性殆天植者哉抑豈預知建文之不克終而寧守
死於懿文耶嗚呼意深遠矣

傳潁國傳

潁國公傅友德者宿州人也自宿徙居潁川又徙碭
山友德英姿颯氣智勇絕倫元末從山東李善之起

兵善之不律乃入蜀從明玉珍玉珍不能用更投陳友諒友諒授前將軍命守小孤山我太祖大軍過鄱陽湖友德度友諒終不足成大事領兵萬餘來降太祖一見喜曰眞我主也遂委心焉　太祖亦推誠任用拜帳前指揮使屢從征伐多戰鬬功常遇春兵圍武昌久不下　帝親督戰環視城東有山名高冠山可下瞰城中而山上守備殊甚嚴　帝顧問諸將誰能奪此友德請往一鼓奪之方其奪之也面中一矢鏃出腦後脇下復中一矢友德不少阻人服其勇未幾將兵克衛州進攻襄陽安陸元將任亮擁衆死守友德奮兵擊之身被九鎗生擒任亮元將李二侵我徐州友德率兵三千泝舟至呂梁伺其出掠即捨舟登陸擊之一戰刺其先鋒韓一賊兵敗走友德度李二必益兵來鬬趣還城開門出兵陳城外令卒士皆臥鎗以待有頃李二果率衆至友德鳴鼓衝其前生擒李二及將士二千獲馬五百匹洪武元年拜參政從徐將軍北伐中原臨行　帝曰傅友德勇畧日冠諸軍可領一軍使當一面於是以友德取山東復諭之曰爾行矣宜努力昔漢高與項羽爭衡彭越宣力山東今用師必自山東始古云十二山河之地汝

宜慎之友德頓首受命兵進至沂州率五百騎先登斬其大將二俘獲甚衆山東諸郡望風降附於是與常遇春會兵攻洛陽洛陽既下友德率兵守之亡何從伐燕京攻直沽獲海船千艘作浮梁以濟師復佐常將軍北伐爲前部先鋒每戰未有不捷者又掛副將軍印從李文忠出野狐獲元太尉一上將二進圍應昌獲元主孫而歸論功封潁川侯三年征四川友德爲前軍元帥率兵從陝西趨成都行至西安府故令軍中揚言度金牛嶺攻劍閣而自選精銳五千騎直趣陳倉人各牽馬步行攀緣山谷晝夜兼程兩日抵階州拔兩城兵不血刃夏人聞之曰傅友德智勇名不虛傳明攻棧道暗度陳倉不在韓信下矣皆棄關走我兵遂渡白龍江克文州綿州時湯和爲大元帥總兵方攻瞿塘關不勝音問阻絕友德乃造白木牌數百面備書克敵月日投漢陽江順流東下和軍獲報勇增百倍遂克瞿塘夏人奪氣友德兵進至漢州斬上將二降其兵數萬遂會湯和入城都府四川悉定　帝論平蜀功以傅友德第一御製紀功文以旌忠勇有智之將又命劉基作平蜀頌一章爲傅將軍千萬年不朽之業五年以副將軍從徐元帥征王

保保師至掃林山友德手射死元平章斬首虜四百復追敗保保於瓜沙州收其兵獲金銀印馬駝牛羊凡萬餘六年往北平備胡八年還京九年駐大兵延安伯顏帖木兒犯邊設伏大破之獲士馬輜重無筭十三年拜征虜副將軍討故元叛將明年從討乃顏不花領兵至北黃河選輕騎襲克灰山擒其平章獲部落人畜甚衆遂拜征南大元帥伐雲南與沐英分兵由大寧路攻烏撒一戰克之會沐將軍於普定城克雲南凡計斬首一萬三千餘級蠻兵降者四十萬戶處置雲南事宜悉友德奏請定奪日招降金齒等夷甚衆　帝遣使敕勞語載沐黔寧世家十六年班師論功封頴國公二十年拜征虜左副將軍討納哈出當是時馮宗國總兵以不律收常茂副將械歸友德獨蒙賞既平奉詔編集新附軍士簡練精兵屯駐大寧防邊明年拜征南大將軍會沐西平討平東川又討越州土酋阿資二十二年還軍分駐湖川防西南諸夷是年狼洞黃平蠻作亂友德討平之置興龍衛未幾有疾特詔召還又明年爲征虜前將軍討故元宰相咬住聽燕王節制以大雪進兵虜出不意遂請降悉收其部落馬駝牛羊以歸二十四年故元遼

王寇邊命友德總兵討之甫至境遽下令班師虜聞之謂寔然畧不爲備越二日趣兵掩襲大破其寨虜遁去率兵深入黑嶺鴉山等處獲虜人口馬匹又入黑松林野人所居熊皮山明年立皇太孫以友德兼太子太傅敕發驍騎鼓行塞上亡何以藍玉黨坐累卒爵不得嗣子男二長忠尚公主爲駙馬都尉次讓金吾所鎮撫

彭韶曰天佑西南乃生頴國惟頴之雄開平是則喑嗚震盪兆衆辟易劍閣中夷昆池永闢碧雞再鳴白雉重譯豈不榮封帝省其籍

鄭曉曰頴公取巴蜀定雲南功皆第一佐成帝業剖符上公竟不免於走狗良弓之憾功名之際可易言哉

童時明曰頴公三委身而卒從真主其智識有大過人者矣佐國勛業不在岐陽寧河之右乃稱六王者獨紬頴公焉頴公有功無過豈若不律之馮私元公主之藍乎而槩以嫌死嗚呼弔古者詎寧惜韓淮陰痛彭梁公哉

馮宋國傳

馮宋國公者名勝字宗異定遠人也初名國勝與兄

國用俱從　太祖起兵濠梁　太祖已定和陽議兵所向國用進言曰金陵乃龍蟠虎踞眞帝王之都也願先據金陵以固根本然後命將出師掃除羣寇倡仁義以收人心救生民於塗炭天下不足定矣　上奇其言遂率衆渡江拔采石下太平入金陵署國用帳前親軍都指揮使多參密謀率兵攻鎮江江陰常州從征江西大戰彭蠡湖勝爲前驅搗陳友諒水寨破敵舟八十餘艘獲船三十餘號是年己亥冬十一月國用病卒勝遂代領其衆爲元帥洪武元年勝從徐元帥北伐中原至河南分兵五萬擊潼關以當李思齊之援斬其大將二得華州華陰二城　上聞之喜曰潼關既得朕無西顧之憂矣遣使賫金帛至勝軍中賜之陞左都督命鎮潼關既而河南平　帝以郭子興代勝召勝拜副將軍留守汴梁亡何從徐元帥取山西狥下懷慶復統兵克猗氏擒蒙古右丞賈成遂克平陽擒其右丞李茂又克絳州擒右丞田保徐伯昌　上遣使敕諭諸將定勝功居常遇春之下湯和之上率師發陝西進克鳳翔攻下臨洮獲李思齊進圍慶陽王保保遣部將韓札兒來救勝請於達移軍驛馬關以扼之札兒遁去　帝遣諭徐達曰如

克慶陽宜令勝掌總兵印統兵駐慶陽節制各鎮兵馬亡何又佐達征沙漠佐李文忠克大同等處三年大封功臣追封國用郢國公子誠嗣爵封勝宋國公初置太子官以勝兼少詹事四年命往陝西繕修城池賜交阯弓五彤弓百明年拜征西將軍出金蘭取甘肅以欵王保保之兵至上都得其吏民八百三十戶七年復鎮北邊十四年佩印節制河南十九年奉命分兵置衛控制大寧諸邊二十年掛征虜大將軍印總兵二十萬討納哈出納哈出棄金山巢穴營於新泰州去遼陽千八百里勝駐師金山東北直薄虜營納哈出計窮來降幾復叛常茂斬其左臂不得去遂獲其官屬將校凡三千三百餘俱從至京師餘衆潰散尋收復勝以常茂故　上遣敕切責收其大將軍印召至京以其勛舊不加譴命建第鳳陽奉朝請二十五年命往山西簡閱士馬勝籍民丁立軍衛開種屯田立皇太孫以勝兼太子太師敕發京師勇壯及河南山西銃手鼓行塞上未幾藍玉敗以勝嘗同玉領兵與之往來遂暴卒爵革弗得嗣併革郢國爵

王世貞曰矯矯宋公玉立而武克紹哲兄牙爪心膂宣力中原揚威大鹵儋圭上公啓茅殷土丈人

之吉無忝征虜

童時明曰郢公以一言定萬世之鼎而國以之興乃宋公又難爲弟一門二公國初所僅有也然而爵俱不永天乎人耶何其能定國之鼎而不能延家祚也嗚呼二公獨不得當八議之朝耳命矣夫又按弇州有言傅潁公馮宋公俱以曾同藍玉用兵嫌死謂其不蔽法也而諱之諱之猶不爲置后嗚呼可歎也迨　世宗朝追攷故寔收錄故鄂國曹國衛國信國誠意後天下弁然歸厚焉而一時奉行之臣不能推廣德意至使潁宋二公遂不獲一比肩曹衛而李韓國及廖德慶之裔寥寥靳一命之澤將無望於後聖哉夫繼絕世舉廢國天子所以懷諸侯也則自古記之矣

藍凉國傳

藍凉國公名玉者定遠人也以姐歸常遇春遂署遇春部下爲人有勇力善戰從遇春北征積首虜功陞都督僉事洪武五年從徐大元帥征王保保爲前部至土剌河遇保保接戰擊敗之保保遁去九年從傅將軍往延安防邊十一年從沐將軍征西番屢有戰功十四年從征雲南將兵取臨安進克大理拔三營

萬戶砦論功封永昌侯二十年拜征虜右副將軍從征納哈出乘大雪將輕騎出松亭關襲虜營殺其平章獲牛羊無筭納哈出詐降覘我兵勢玉直搗其營虜衆見玉威望伸舌縮頸指天嘖嘖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降其官屬將校三千三百餘人得兵十萬當是之役馮勝爲大將軍總兵在軍多不律有詔召勝還令玉行總兵官事遂拜大將軍駐邊明年遣降胡寡婦一百六十二人至京既而率師十五萬由大寧進至慶州聞故元主在捕魚兒海遂從間道兼程而進獲其次子地保奴併公主親屬官校軍卒共八萬一百二十人得寶璽圖書印章牛馬車輛各籍數入奏遂班師 帝遣使賚敕勞之還軍至京有言玉私元公主事 帝召責之曰爾率將帥北征功勞最大但虜主妃降不能遇之以禮又恃有功遣人入朝覘伺此豈人臣之道哉今憫爾功勞屈法宥爾爾其率德改行以慎厥終玉頓首謝論功行賞擬封梁國公乃改梁爲京志薄德也仍鐫其過於券二十二年詔往四川經理城池整練軍馬明年擊敗西番討平嵩川未幾率兵克散毛洞并平施南忠建二宣撫司叛蠻擒一萬一千七百八十餘人奉置大水田軍

民千戶所尋討平都勻安撫司二十三年還京賜賚甚厚增祿米二十四年復命往陝西訓練士馬明年率將士征西番罕東之地兵次栢興人以計誘致月主月魯帖木兒檻送京師遂班師論功加太傅玉家居時時與舊將部曲日夜會私第人告玉反　帝命羣臣詢狀殺玉并與玉親厚及曾同玉領兵者皆得罪玉之禍蓋私元公主其釁端云

王世貞曰灼灼藍公雄威蹠踔烈火騰崑霜華吐蕚西極龜莎南收荒笮渾邪授首旌旗絕漠碣勒推班矣封比霍

童時明曰涼國公者眞所謂漢之霍驃騎乎驃騎以衛將軍起家而功並於衛涼公以常開平起家而名齊於常假令其謙讓不伐已功將與衛霍爭烈矣何難埒懷遠於　世宗之朝也昔人有言立功非難居功爲難信然哉信然哉

俞廖列侯傳

俞河門王廷玉其子通海通淵通源廖郎國公永安其弟永忠俱以勇力稱元末從彭祖起兵兩淮間未幾彭祖爲元兵所殺廷玉領其三子併永安永忠棲泊巢湖聯結水寨有衆萬餘未有所歸會我　太祖

起兵和州軍行有紀遂率衆來降當此之時　帝已定計取金陵將渡江之船隻廷玉等有舟數千艘上大喜俱授行軍總管統領水軍居亡何廷玉病卒詔分其兵爲左右二軍拜通海左軍元帥領左軍永安右軍元帥領右軍從定太平下金陵婺州處州等處俱有戰功從征陳友諒大戰鄱陽湖五將船獨當先通海遇賊將趙普勝用火器攻之燒其船二十永安遥見船中有穿黃袍者以爲友諒懸空一躍而過生擒之則友諒弟友直也是夜五鼓五將復領兵刼友諒營斬首二千餘級明日我軍爲友諒所壓在下流通海永安等駕六舟深入賊陣遥據上流勢如游龍友諒遂上下受敵勢益窮促乃大敗拜通海永安平章事其餘俱進爵有差明年俱從征張士誠通海擁大全港水溺死敵兵三萬斬其上將紀世雄得兵一萬克舊館烏鎮入太倉州約束軍士秋毫無犯守將陳仁乘大艘百餘巳避入海聞其聲復歸鄉里稽首麾下願爲編氓兵至崑山崇明嘉定松江皆望風降附永忠遇賊驍將張士信相拒數日戰凡百合奮勇一呼生擒之以歸由是胥會兵圍蘇州通海永安俱戰死　帝聞之撫膺大慟曰失吾水兵良將也親

爲文以祭之通淵通源永忠復從徐元帥北定中原永忠收平兩廣又自福航海招降元左丞何真洪武三年論功封賞追贈廷玉河門王通海號國公謚忠烈永安鄭國公謚武愍封永忠德慶侯通淵南安侯通源越巂侯永忠復以副元帥佐湯和攻四川瞿塘關奮勇先登燒其戰艦力誅五將與和分兵北路由北路進至成都稍遠而顧先和至二日明昇乞降猶必須和至乃入城論平蜀功亞於傅友德上於湯和賜白金綵段俱與友德同後復奏請沿海造船禦倭洪武八年以譴歸第卒於京爵革弗嗣通淵通源後無所表見淵在建文朝禦靖難兵戰死白溝河永樂朝併源爵俱革

童時明曰俞氏廖氏俱以巢湖起父子兄弟戮力皇家而死事者兩人迨后南安亦以戰死顧死於前之戰而國以興死於後之戰而國以亡興亡之數天寔爲之人曷故哉乃其死也均之盡心盡力焉耳其趨一也

郭武定世家

郭武定侯英者濠州人也善騎射勇力絕人年十八從我　太祖起兵克和州渡江從拔采石下太平進

取金陵多戰功　帝甚親信每令直宿帳中徐元帥攻常州以英爲前部所至奮勇登先無不克捷從征陳友諒大戰康郎山生擒友諒弟友仁次日又戰於鄱陽湖射中友諒貫睛及顱而死　帝撫掌大笑曰郭五一箭勝十萬師其功何可當也五英小字英頓首曰天威神筭臣何力焉　上益信愛之未幾　上視師武昌僞漢驍將陳英傑馳入中軍帳下　上方坐胡床倉卒疾呼郭英殺賊英持鎗躍入奮臂一呼賊應手殞墜　帝解所御赤戰袍衣之曰唐之尉遲敬德不汝過也陛親軍指揮使從征襄陽既又克淮安鳳陽安豐加宣武將軍明年從討張士誠攻無錫降其驍將莫天祐洪武元年從定中原掛先鋒印多戰功至河南元將李思齊率大兵拒戰英以三千人刼其營獲輜重無筭亡何從征燕京率萬騎當前直抵通州會天大霧遂以千人伏道左麾兵馳城下城中鼓譟而出伏從中起斬首千級獲元宗室數人又從征山陝等處屢斬上將論功封武定侯三年征四川爲前部四川平遣鎮山西二十年奔征虜左參將從征納哈出又從征故元主於捕魚兒海獲其次子賜白金千兩鈔八百錠彩叚四十疋遂命鎮守遼東

建文朝屢從出征後永樂元年卒追封營國公謚威襄英兄興一名子興亦以戰功封鞏昌侯先是英父山甫善鑒人一見　太祖奇其天表之異遂交驩命二子謹事之女亦入侍爲皇寧妃山甫早卒追封營國公子興洪武十六年卒追封陝國公無子國除英子鎮尚公主襲侯卒停襲子珍次子銘銘子玹以女弟爲　宣廟皇貴妃得復爵正統十二年卒天順三年珍之嫡孫昌得嗣封五年卒子良復以玹子爭位弘治十七年始得嗣正德二年良卒子勛嗣歷掌營府位師保進公下獄死子大誠嗣

王世貞曰武定驍虓戎行高揭一騎衡颷雙刀環月迅若飛電搏若沒鶻南掃不毛北逾窮髮隸佐佐凉名收九伐

童時明曰我　太祖之興同符漢高而郭山甫之鑒識詎寧後呂公哉第其興也體貌奇異特其一耳山甫能盡識之否耶雖然開國以功侯者亡慮數十人而獨一武定至今亡恙則未必非善鑒力也

陶姑熟傳

陶安字主敬當塗人也少敏悟有大志博極羣書究

心經濟之學元末舉於鄉爲明道院山長　太祖攻下太平首訪賢才耆儒李習以安對安率父老晉謁一見歎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吾輩今有主矣　上從容問治平之策對曰方今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爲救民之主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應天順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定也　帝善其言因問今取金陵何如對曰金陵古帝王之都也虎踞龍蟠阻以長江天險取而有之據其形勝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哉此天所以資明公也　帝大悅自以爲得安晚

即命參幕府事扈從征伐謀畫居多歲丙申陞左司郎中參贊機務　帝嘗與安登南京城樓聞燒屍之氣患之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於枯骨近世狃於胡俗或焚之而投骨於水中孝子慈孫於心何忍傷風敗俗莫此爲甚　上曰此王道之言也自是王師所臨必令見枯骨掩之而後去安啓之也亡何改知黃州府事寬賦省徭招拊流亡民庶悅服移知饒州府經畫轉輸軍需不乏時閩寇攻陷浮梁樂平旁近郡縣悉被擄掠安率民兵固守饒城亡恙頃之閩寇成擒民被脅從者安悉宥之全活數千人

帝賜詩嘉美勞之甚至甲辰夏　帝爲吳王初置翰林院召安拜翰林學士知制誥修國史議禮制未幾徵劉基等四先生至金陵語在　高皇帝紀中　上問安此四人者何如安對曰皆臣所不及也　上以爲善讓更賢之遂命與劉基參定律令戊申　上即位詔立社稷安奏言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若亡國之社則屋之不受天陽今於社稷壇創屋非禮若祭而遇風雨則於齋宮望祭　帝是之即令不爲屋安復奏議天子冕服之制未幾江西平拜安江西參議誥諭之曰予初渡江爾首率父老來見爲予陳王道論時務朝夕幕府稗益良多繼入翰林益聞讜論江西上游都會也擇卿治之其毋忽安入見對曰臣以微陋叨蒙甄錄但居左右幸望過矣今復委以重任恐負付托　帝曰躬擐甲冑決勝負於兩陣之間此武夫之事非儒生所能至若承流宣化綏輯一方之衆此儒者之事非武夫所能也朕之用人因其所能不強其所不能卿才力宜膺是任故以授卿我豈私卿一人而不愛一方乎安乃頓首受命安寬仁有度更事修舉政績愈著洪武四年卒於官年五十七歲　帝聞之震悼追贈姑熟郡公

彭韶曰濂洛關閩灼式考德適遇天兵來皇斯域
謀猷獻助王業是職鄱陽有成翰苑之陟律以表
民文以華國
童時明曰鄧高密杖策追及爲東京元功不出數
語姑熟之始陳何多讓焉乃定鼎不拔寔贊成之
高皇灑宸翰而曰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
第一家有故哉有故哉

宋學士傳

宋濂字景廉金華浦江人也在妊七月而生六歲入
小學授以李翰蒙求一日而盡自後日記數千言十

五歲受業於聞人夢吉繼於吳萊文名籍甚又遊大
儒黃溍之門無書不讀遂播聞海內元季薦爲翰林
院編修官固辭入龍門山著書歲庚子 太祖遣使
幣聘濂濂曰吾聞大亂極而眞人生今誠其時矣遂
至金陵見 上上問世亂奈何對曰願明公不嗜殺
人天下可定 上悅除江南儒學提舉授 皇世子
經濂學問該博問無不知 上嘗置左右備顧問濂
亦多所啓沃凡有制作悉出其手癸卯 上御端門
論黃石公三畧濂進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
法靡不備具願陛下留意又進講春秋左氏傳畢起

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不足定也 上嘗論賞賚濂曰天下以人心爲本苟得人心帑藏雖竭無傷也人心不固雖有金帛將焉用之 上稱善亡何進起居注尋以疾乞歸 上賜金帛遣之濂還金華進表謝復致書世子勸以進修上覽書喜召世子諭之曰吾自幼極艱難今爾曹冠服華麗飲食甘美安居深宮不思勇於進修是自棄也宋起居之言有益爾其味之復遣使賜書奬勵賜以綺帛仍命世子致書以報洪武二年徵濂總修元史濂曰傳有之國可滅史不可滅蓋前王治忽興亡之故皆可爲後王法戒逾年史成進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國史編修時甘露屢降 上問災祥之故對曰受命不於天於人休符不於祥於仁 帝又謂濂曰古之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廉即神仙也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集此心以好賢則賢者至矣天下其有不治乎 上深然之 上將剖符封功臣下濂議召宿大本堂討論達旦濂歷據漢唐以來故寔酌其中而表之未幾以失朝降爲編修尋陞國子司業頃之命考祭禮久不就坐遲慢謫安

遠知縣明年召爲禮部主事擢太子賛善大夫　上
問帝王宜讀何書濂請讀眞德秀大學衍義　上即
命大書壁廡時睇觀之一日指衍義中論黃老事問
濂對曰漢武事神仙伐四夷民力既竭讋以重刑幾
至大亂人主能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教民
則禍亂不能作刑罰非所先也洪武六年廷試舉人
　上親擇年少俊異者擢爲編修入文華堂肄業以
濂爲之師陞濂侍讀學士已而受詔搜集歷代奸臣
之蹟編爲辨姦錄又編日曆輯皇明寶訓洪武聖政
記等書秋八月　帝觀川流不息作秋水賦命侍臣
各撰一篇濂獻所撰　帝稱善久之因賜坐設酒饌
內臣行觴濂不勝飲　上强之濂曰恐愆於度　上
曰姑試之濂舉觴瑟縮　上曰男子何不慷慨濂一
吸至盡　上悅濂面發赤行不成步　上笑曰卿眞
醉耶宜自述一詩朕亦爲卿賦醉歌仍命廷臣各賦
醉學士歌見一時君臣同樂也亡何命濂從太子諸
王出遊中都以講武事所至濠梁古蹟隨處進說甚
有規益明年命濂叅中書大政濂辭曰臣無他長惟
文學是攻今待罪禁林恩莫大矣臣誠不願居要樞
　上愈厚之每日令侍膳訪舊章講求治道進學士

承旨諭之曰朕以布衣爲天子卿亦起草茅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令取子孫官之子遂中書舍人孫愼儀禮司序班　帝因謂曰自古有國家者必資賢才以共理秦之時韓信良平皆隱屠釣漢興乃用以成帝業今山林巖穴豈無超拔之才何以能羅而致之對曰取士莫善於選用用人莫善於器使命官莫善於久任陛下行此則人才皆效用矣　帝深然之濂既老艱於行步

上命太子選良馬御製良馬歌以賜九年詔令致仕贈祖父官誥詞皆　上親製濱行復留侍數日適有進言者　上厭其迂怒近官阿旨從傍指摘濂徐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上耳惡可深罪乎　上乃復覽疏中多可采召前阿旨者責之曰吾方怒若不能諫顧反激我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廉之言不幾誤罪言者耶賞賚愈厚明年九月來朝留侍燕游七十日恩禮備至辭歸　上曰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宜自愛卿已年近七十贈卿繒帛善藏之待三十年後作百歲衣也自是每歲一來朝胡惟庸敗孫愼坐黨累舉家當死　上念濂特赦之安置茂州仍赦次孫懌侍養行卒於夔州年七十二歲建文

君念濂嘗授皇考經赦懌還復官翰林侍書追謚濂文憲永樂革不叙成化中以黃琛言復得謚濂著述甚富有潛溪集芝園集龍門子無相謄語皆行於世初濂没夔州藁葬蓮花池邊山下成化間墓壞巡撫孫仁計爲之遷葬適蜀王府宋承奉營造壽藏逾制人訟之督府仁即諭令葬濂承奉以同姓慨然許諾佑其值可費千金人以爲濂厚養之報云

方孝孺曰當元之衰據名竊號者皆莫能得士太祖獨能禮聘太史公禮文大政皆所裁定天下歸心愛戴太史公之功居多

童時明曰景廉先生時代詞臣之冠也獨恨其得君專侍從久而不能致主於唐虞三代卒不免茂州之役嗚呼當其尹安遠時能閉戶青蘿則可以無夔之行矣

王學士傳

王禕字子充金華義烏人也生之夕其父延澤夢五色靈芝產於門識者以爲文明之兆幼秀爽奇敏及長身材山立屹有偉度元季政亂爲書千餘言上時宰欲以上聞宰嫌其切直格置之遂隱居青巖山著書　太祖拔夔州聞禕名召至問定天下之計對曰

夫有勇畧者乃可取雄才有奇識者然後知奇士明公欲掃僭亂平定天下非收攬英雄不能成功　上曰吾欲用英雄有如饑渴曰如此寔帝王之道天下不足定也　上悅署中書省椽商畧機務　上每稱爲子充而不名間與論文章輒稱善因命取故寔爲四言詩授　皇太子辛丑進平江西頌上覽之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爾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授注西儒學提舉司校理乙巳除侍禮郎兼引進使彝轉起居注亡何出同知南康府事歲戊申　上即大位召入議禮改漳州府通判臨行上祈天永命疏曰臣聞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必祈天永命以爲萬世無疆基本所以祈之者在人君修德而已君德既修則天眷自有不能已者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人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二者君天下之大要也是故周室以忠厚立國故能有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爲政故能成四百載之業簡冊具在不可誣也欽惟陛下負不世出之資奮大有爲之志艱難十載大業已成周之文武漢之高光盖無讓焉臣竊聞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急於順人心夫上天以生物

爲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成寔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則上天之心於生物也息矣人君體上天生物之心故一動一靜之間必合於天不然則天必示之變異以警戒之人君誠能修德則豈不足以當天意而承天眷哉此臣所謂願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恃君以爲主則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已之休戚誠以君民同一體耳古者藏富於民言取之有節也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其所陛下近發德音減茶稅免軍需蠲邊郡之

租糧民心咸悅庶得遂其有生之樂然今浙東既平祖稅既廣科歛之當減猶有可議者此臣所以願陛下之順人心也夫然則存於心者自然忠厚施於政者自然寬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今陛下建國之始方將立法垂憲以定百王之典制度禮文之事可議者固多未敢悉數謹舉帝王爲法之大要冒昧以聞幸陛下毋視爲儒者之常談而不加覽焉

上覽疏大悅召見謂之曰卿舉此二端則帝王之大務兼在其中矣賜帛五疋在漳逾年召修元史爲總裁官裁繁剔穢力任筆削書成拜翰林待制兼國史

編修預教大本堂經明理達尤善開導召對便殿必賜坐從容宴語頃之奉使土番遂往雲南當是時海內悉歸職方獨雲南爲元孽梁王所據奉元號令禕至諭梁王曰皇上聰明神聖天人歸心惟爾僻在西南久阻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亟奉版籍歸天朝官爵如故不然天討旦夕且至悔之晚矣梁王不聽館之別室數日又諭之曰朝廷以雲南百萬生靈不欲殲於鋒鏑曾不聞元綱解紐天兵西征不五六年天下大定爾恃險遠拒逆明命龍驤鷁艦會戰昆明彼時即欲爲計已無及矣梁王駭服有降意即爲改館禮之上賓適元主遣使脫脫至說梁王有貳心迫令我使以固其意梁王猶豫不決匿禕民間脫脫聞知誚讓梁王梁王不得已出禕與脫脫相見脫脫欲屈禕禕罵曰天訖元命明寔代之爝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天朝大使豈爲汝犬羊屈哉有死而已顧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且夕至遂被害時洪武六年十二月也年五十二歲後八年雲南平子紳走求遺骸不得述滇南慟父痛哭記奏聞　上爲之感動以紳爲國子博士建文中追贈禕翰林學士謚文節　文皇革除不敘正統六年義烏丞劉傑請於朝

編修預教大本堂經明理達尤善開導召對便殿必賜坐從容宴語頃之奉使土番遂往雲南當是時海內悉歸職方獨雲南爲元孽梁王所據奉元號令禕至諭梁王曰皇上聰明神聖天人歸心惟爾僻在西南久阻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亟奉版圖歸天朝官爵如故不然天討旦夕且至悔之晚矣梁王不聽館之別室數日又諭之曰朝廷以雲南百萬生靈不欲殲於鋒鏑曾不聞元綱解紐天兵西征不五六年天下大定爾恃險遠拒逆明命龍驤鷁艦會戰昆明彼時即欲爲計已無及矣梁王駭服有降意即爲改館

七月初八

炒玉所　示　朱仁　二年　愧雲若　奏

姜青長　奏　新會反分　廣木秀　牛

霍秀　示　送保和丸　示

乞加卹典仍贈學士謚忠文先是湖廣行省叅政吳雲使雲南爲其臣鐵木知院脅挾亦不屈死

方孝孺曰天眷有明勃然龍興豈惟智謀得人乃成其人伊何匪將匪相爰有君子海內之望望旣歸之孰能違哉彼王彼侯小大畢來惟華川公尉其文雅位雖不崇名動天下人知其名豈知其心我懷德音山高海深

童時明曰當開國之始能以忠厚寬大疏其君則所以培一代國脉者豈其微哉所謂才思之雄此可槩見乃奉使滇池不辱君命文章節義殆完行也已

章中丞傳

章溢字三益處州龍泉人也幼負豪氣有才名至正壬辰歲蘄黃妖賊犯龍泉執溢從子存仁溢以兄亡止此一孤詣賊營請以身代賊併執溢義之不忍加害至夜脫歸集里中英勇挺鎗却賊賊退去元將石秣宜孫平賊溢與有力上功行省奏授龍泉主簿辭不受結廬匡山又避地入閩中我　太祖定金陵徵溢及劉基宋濂葉琛至則問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今海內紛紛何時定乎溢對曰羣雄窃據志惟在聲

色玉帛未始有仁義明公誠能反其所爲以仁以義順人心合天理天下不足定也帝善其言拜國子博士尋擢營田司僉事巡行江西兩淮亡何移僉事浙江守處州給餉出師平荆楚移僉湖廣議分兵屯田河內頃之處州苗賊變起陞副使往鎮比至宣詔旨誅首叛者餘悉散解爲良民又平青田福建諸盜溢及其子存厚存道俱從征有功　上召見命分兵征閩諭之曰卿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功不在諸將後因問征閩將帥溢薦李文忠時　上業已專命湯和乃更兼命文忠溢爲指授方畧洪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　上祀社稷大風還坐外朝大怒議禮者得罪且不測溢從容進曰風雨連朝無足爲怪即禮官失議　皇上誠敬自足昭格願賜寬霽　上怒遂解已而命溢督處州鄉兵由海道從北征至家喪母上疏乞終制不允遣子存厚治喪與存道北行途中慟哭不休念母死不奔喪何異吳起恐見絕於聖門而以衰絰從戎不孝孰大焉又惡乎言忠乃更上章乞終制章凡三上始允居喪哀毀疾作逾年卒年五十有六訃聞　上甚憫悼親撰文遣官即祭存道存厚俱爲指揮副使

宋濂曰公談笑却賊殄滅無遺持節諸部執法中臺功尤偉焉忠孝全歸心無所滯也已

童時明曰余讀文衡而知章龍泉公之孝也公微時受知於憲臺禿堅不花要至陝中途忽心動力疾歸而父疾已革矣及父在柩里中盜發焚廬舍公籲天哀禱火至柩而自滅此二事甚異豈非孝感哉乃名成於熙朝而竟以母死嗚呼可以死矣

又按國初四先生以聘起天下后世皆知其名劉宋最著尚矣葉公死南昌之役未卒大業不立傳而龍泉公則文武兼才也故以終開國功臣云

總論開國功臣

童時明曰右叙次開國功臣世家凡八列傳凡九以傳而錯簡於世家者志功而已矣爵之長不長也弗論焉遷氏所謂眉亦少容焉有以哉有以哉其他封爵以藍玉黨累死者延安侯唐勝宗吉安侯陸仲亨江夏侯周德興濟寧侯顧時南雄侯趙

與又有東莞伯何真徽光伯桑先以無子國除者
臨江侯陳德營陽侯楊璟宣寧侯曹良臣河南侯
陸聚東勝侯汪興祖安慶侯仇成鳳翔侯張龍東
川侯胡海以坐法奪爵者淮安侯華雲龍六安侯
王志榮陽侯鄭遇春平凉侯費聚江陰侯吳良靖
海侯吳禎蘄春侯康茂才永嘉侯朱亮祖汝南侯
梅思祖永平侯謝成安陸侯吳復宣德侯金朝興
雄武侯周武全寧侯孫恪永寧侯張詮長興侯耿
炳文忠勤伯汪廣洋均有汗馬之勞得與券誓爵
雖不永行事雖無所大表見余亦存其名俾不與
世俱堙坳也

昭代明良錄卷之五終

[illegible]